救日經晉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第四二八一號

地址：晉城西門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份價洋壹角　每月價洋壹元

鳴謝

我一分區神府、神木、府谷等縣，遭災嚴重，近日又蒙晉綏行署軍實科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彼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和晉綏軍區衛生部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七百八十斤，晉綏監獄以生產細糧六千五百斤，興縣稅務局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一千三百斤，共計小米八千五百八十斤，彼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悉數捐濟我區災民，這種以節衣縮食熱忱關懷災民難民的友愛精神，令人實深感激，謹代表我受救災民登報鳴謝。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五月十一日

決定清理各村果實
全部用於救災救死
八十石貸糧全部分給災情嚴重的桑灣和小善

（本報訊）興縣二區召開首次區代表委員會，討論救災救死及生產等問題。根據電報：眼前正是青黃不接的緊要關頭，要接上口糧還得一個月至五十天（川地再有一個月可以吃上夏田，山地得五十多天）。但目前每個行政村，都有不少斷了口糧及餓倒的人，災情最嚴重的桑灣和小善，已發現有餓死人的事情（桑灣死三人，小善死二人）。會上決定：將全區八十石貸糧，全部撥給桑灣和小善，每村四十石。

桑灣災情嚴重，因抓緊救災困難好解決
小善部分受災，因放鬆領導加重了災情

桑灣各自然村災情普遍嚴重，但由於在該村工作的同志注意救災，適當的解決生產困難，有計劃的分配糧食，發動羣衆個個口糧，單野草一項即割了十五萬斤，解決了一些困難，全村除四百多石鬥爭果實糧及前後兩次八十石貸糧外，會得到高家村、黑峪口、蔡家崖等村及分局撥關調劑果實或節約糧食的幫助，截至目前為止，連同這次的四十石貸糧，現存有糧食八十餘石，如能很好調劑，可以爭取不再餓死人並可安穩地渡到接上夏田。該村一千四百多口人，由於及時的解決了種籽困難，單夏田就種了一千五百餘畝，每人平均一畝還多，夏收將對羣衆是很大的接濟。但與桑灣毗連的小善行政村，災情雖然沒有像桑灣那麼普遍（全村二十個自然村有七個災情最嚴重），但由於領導上重視不夠，加重了災荒的嚴重性。造成眼前小善的災情較桑灣更嚴重。據該村代表陳懷枝談：全村鬥爭果實只有三百來石糧，區上兩次貸糧八十石，但種籽就用去了一百多石。不少人家從正月到現在，僅靠分配給的一斗來粗糧過活。人們淺吃的，把樹皮已經剝食光，苦菜已挖盡，粗糠也快用完。現在全村已經餓死二人，餓倒十八人，還會繼續餓倒和餓死人，有五十一個人、三十多個勞動力為求生離開本村。全村一萬七千多畝土地，已耕種的僅到一半；一百一十多條耕牛，已乏下八十多條。如不迅速解決口糧及其他生產上的困難，因而把地荒下，明年將依然是沒糧食吃的嚴重災情。會議對小善村最重的災情，引起很大注意，除撥給該村四十石貸糧外，決定立即派溫象拴同志前往進行救死工作。對其他各村，主要是以行政村為單位，調劑各自然村果實，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友愛精神，各村互相幫助，作到不再餓死人或少餓倒人。

不經代表會批准
不准私自分果實

為了把各村鬥爭果實全部用於救災救死，解決生產困難，會上大家又提到，土改以來，沒有一個村的果實眼目結算清楚，因此，有些村莊私自偷分了糧食，有些村莊保管不嚴，隱瞞了糧食，有些村子竊取糧食，有些村子偷偷分糧時平均分配，同時也引起農民內部、羣衆相調劑，私分的和平均分配的，要堅決糾正，不經過行政村代表會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分果實。大家研究：如能澈底清理各村鬥爭果實，全部用於救災救死，有計劃的以行政村為單位互相調劑，私分的和平均分配的，要堅決糾正，不經過行政村代表會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分果實。大家研究：如能澈底清理各村鬥爭果實，全部用於救災救死，有計劃的以行政村為單位互相調劑，私分的和平均分配的，要堅決糾正，領導有組織的進行調劑，不但全區餓不死人，並且還可以撥出一部份糧食救濟河西災區。

興二區代表委員會

朔縣西辛莊等村群衆
捐細糠廿石救災

（朔縣訊）西辛莊、化莊、小寨三村羣衆自願捐出二十大石細糠，交農會統一調劑。西辛莊王全知說：「我家也困難，拿不出糧，只能往出拿些糠，這也能救些命。」化莊周世成老漢也拿出三斗細糠，他說：「我家可少吃些，給沒吃的人解決上些。」現在該三村已積起二十石糠，準備和農會鬥爭果實糧和起來，一併給無糧缺糧的羣衆解決困難。（楊賢林）

興縣幹部會決定
暫停其他工作全力救死

解決口糧調劑種籽爭取在半月二十天內完成搶耕搶種

（興縣訊）此間在最近召開的縣區幹部會議上，決定暫時停止其他工作，以生產救災為當前緊急中心工作，號召全縣幹部，緊急動員起來，集中一切力量，在半月到二十日內，發動羣衆突擊完成搶耕搶生產救災的領導，有些同志說：「經過土改，只要解決了困難，羣衆是會生產的。」甚至盲目樂觀說：「大概不要緊，不會餓死人吧。」因之，沒有具體了解災情，深入進行領導，有計劃的分發口糧、組織五個行政村，遭受旱、凍、雹、水災的就有五十一個，其中有十八個行政村最為嚴重。領導上過去對於如此嚴重的災荒情況，缺乏足夠的認識，大多數的村莊都放鬆了生產救災的領導，有些同志說：「經過土改，只要解決了困難，羣衆是會生產的。」甚至盲目樂觀說：「大概不要緊，不會餓死人吧。」因之，沒有具體了解災情，深入進行領導，有計劃的分發口糧、組織搶種。三區五個行政村已餓死二十人，餓腫的光孟家坪行政村就有七十二人；五區薛家溝村，有十四戶因為沒有口糧不能生產，一百七十垧地只種上五十多垧。會議根據上述情形，決定：領導生產救災，組織搶耕搶種，是縣委、縣政府、各區村代表會、各地工作團當前在中心緊急任務。號召全縣幹部認真為人民負責，緊急動員起來，做好生產救災工作，如那個區域荒了地，或繼續餓死了人，當地代表會和工作幹部要負責任。具體進行辦法：

一、堅決依靠區村代表會貧農團和新農會，深入具體領導，逐戶了解調查，困難的究竟有多少，多少地沒有下種，動員男女老少進行搶種，能耕的耕，能掏的掏，爭取把地全部種上。

二、繼續解決口糧、種籽、牛料困難，發動羣衆互借，保證有借有還，發動村與村間互相調劑果實。對於各村現存的糧食，要予以適當的分配，保證用於生產，防止平均分配，本位主義，並發動羣衆積極開荒種副業生產，克服單純依靠公家的思想。

三、除繼續搶種外，動員婦女小孩上地拾野菜等代食品，補充口糧，反對浪費，節省口糧準備夏鋤。（關玉）

×　×　×

交五區各村代表會議
大力解決莜麥種籽

（新綏社晉中電）交城五區大力解決莜麥種困難，保証千垧（每垧二畝）缺籽莜麥地完全下種。該區氣候寒冷，全區除高壁、白岸、常安等三個行政村外，其餘七個行政村都以莜麥為主要產品，但去年歉收，今年籽種特別困難。郭家峪五十六戶，羣衆缺籽者就有十一戶。麥龍鎮貧農徐風榮全家三口人，勞動都很好，但去年只打下一百三十斤莜麥，還了一百斤債，剩下三十斤，去冬已吃光，今年計劃種六垧莜麥，但籽種無決解決。計全區共有八百八十四戶人家，一千零十八垧莜麥地缺種籽。區上知道這情況後，立即召開全區各村代表聯席會議，研究出五項辦法：（一）鬥爭果實買種籽，有計劃的公平的統一分配。（二）教育農民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實行互助互讓互借。（三）發動組織羣衆集股，市區上派人率領羣衆代表去外地購買。（四）清理舊貸糧，農會義倉等糧。（五）貿易局賒借。現計購回將近二萬斤米。自岸、小要峪二行政村共拿出四百斤米幫助別村。此外，清理出農會義倉糧五百斤米，貸糧三百斤米，貿易局借給五百斤米，以上共米二萬二千多斤，以米買莜麥籽，按實際需種二萬零三百五十七斤，尚可抽出一部幫助極貧戶解決口糧困難。在五區本區只能購買到一萬二千零四十三斤莜麥籽，所缺八千三百一十四斤，由各村羣衆選出代表及區公所派人率領去四區統購，全區千餘垧莜麥之下種已有了保證。（五區通訊小組）

神府二、七區
新出苗瓜豆受凍

縣幹部已下鄉進行救災

（神府訊）五月十一、十二日，此間連續大北風，氣候變得異常寒冷，將二、七區等地出苗的瓜、豆等莊禾大部凍死，特別沿黃河岸一帶凍的更厲害。現縣上大部幹部都已下鄉，進行救災救死工作，縣長、王書記也趕赴一、三區災重村莊領導，對受了凍災的地區，由區上領導立即進行重種與補種。（張德本）

郝成旺等私分私借果實糧
代表會上嚴格批評

郝等承認錯誤澈底進行檢討

代表會叫把借出糧酌情收回

（離石訊）四區霜雾都屬石門局村代表郝成旺等五人，在四月三日私將果實糧借出十二石五斗，各自然村對此非常不滿，乃於十八日全行政村代表會上進行批評。書記楊米庭說：「你們村的果實糧，今天放到東家，明天放到西家，到處亂放，不應從果實糧裏出的公糧也出了，什麼開支都從果實糧裏出，過年時觀音廟上貼花紅翻聯也從果實裏裏翻了黑豆，你們說這對不對？」主任韋萬功說：「你們往出借糧食，不通過行政村代表會，私自往出借，土地堂和背居裏兩個小村都是你們一開，你們把十幾石糧分得吃了，連一顆糧也不給人家，能說下個理去？」在批評後，各代表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作了檢討，大家認為他們檢討的澈底，最後決定：借出去的糧是沒辦法的，在最近解決口糧中扣除，不應解決的能收回就收回，不能收回的打下借條，夏收後還還。現有糧由縣農會打存條，負責管理。（呂政祥）

簡訊

神府七區五鄉賀家崖村，舊有三垧水地，因水道過遠而無法修，最近羣衆提出修水利，恢復水地，但口糧困難，區上當即貸給米三斗。村代表賀買旺、賀常朝便領導去修，共六戶參加，修出一里來路長的水道，恢復了水地三垧。（李秉啓、劉瑞海）

朔縣城關市工會
組織工人合作發展生產

山貨工人與資方合作勞資兩利

木工自行組合工會帮助底墊

（朔縣訊）城關市工會組織工人合作社，帮助工人解決生產困難，目前已組織起山貨和木工兩個合作社。山貨合作社，由山貨工人李有貴、馬發等六人頂作人股，由興茂生作坊投資三千萬元頂作錢股，雙方訂定合同，作人股七成、錢股三成，公益獎勵一成，按期分紅。爲了解決工人們目前家庭困難，先由資本內抽出五百萬元來解決，現在該合作社已正式開工。木工合作社，由工人戴如富等九人自行組織起來，工會帮助給九顆榾和十五個木料爲底墊，並給工人解決兩石粗糧，作生活費用。此外工會正醞釀組織紙工合作社，並在門爭果實中抽出五百六十斤羊毛和一部份皮子，準備分給十二個口袋工人和釘鞋匠。工人們在工會具體帮助下，生產情緒提高，工人李有貴說：「有了底墊就不怕，保證常有工做，生活就能闊好了。」（周沛然）

政府帮助群衆投資
府谷一區四鄉煤窰恢復

半月十五賺餘工資，米二十二人口餘糧，石解百決

（府谷訊）一區四鄉靠近黃河的八個自然村，土地很少，僅有六個窰口，出炭很多，三百餘戶人家全靠掏炭生活，炭的銷路很遠，河畔常有幾十支船運炭，近幾年來因蔣匪的統治，河運不能通行，致使工人失業，一部份工人已走了口外，只留下有二十餘人開的兩個小窰，供給附近村鎮炭。去年該區解放後，各業恢復，船運通行，炭船也來了很多，但工人們因沒有底墊（燈油吃米），不能下窰。政府便派專人去了解具體情況，召集工人們開會研究，按每個窰的工人多少，以窰口集中貸款，工人們以出炭多少賺工資，並動員私人投資，按股分紅，確定每一百八十萬本幣訂一股。會後，工人即自動入股，楊家灣那個煤窰上，楊五十二、楊旺雄等四人，自願入股銀錢九十元。現工人已發掘至四十個，政府貸米一大石，本幣三百三十萬元，山主訂一股，私人入股訂了兩股，選了一個站場的（賣炭的工頭）訂一股，每一股頂一個工人，工人按炭價多少賺工資。十天中，賣炭八船（合二十萬斤），共賺本幣二千二百萬元，合米六石七斗，每人每天能賺到穀米一升半至二升。現該地除原來兩個小窰外，又開了四個大窰，增加工人一百五十六個，政府共貸給小米五大石，本幣一千萬元。此外，共貸了二十餘人，變工挖稻畦，自奉耕以來，羣衆自願入股銀錢一百九十六元。每個窰都選出三個負責人，共同領導，在半月中除供給附近村鎮炭外，共賣了二十幾船炭，獲利八千二百五十萬元，合米二十二石五斗，這樣解決了工人的作務，也不少打糧。」他的旱地耕過要變三次，水地種黍子耕過一次澆上水，再耕過才下種。中農張天存和他三個兒子每天拾羊糞，保證每人每天拾一担，要解決了他所有的土地肥料問題。富農張士林也和他兒子每天去半坡裏拾羊糞；他沒牛，和貧農單身漢田眉牛變工，他老婆給田眉牛縫了一件衫子，田給他耕了四畝地。改變了長任桂雲，農會主席王喜，也開了很多荒地。在他們的影響下，羣衆也開了三畝。羣衆自從接到開荒三年不徵公糧的消息，即紛紛找荒地開墾，但本村沒有老荒地，僅有些河灘地，正成份的崔萬乙，以來，羣衆，都自動找地開荒，民兵多，將好荒地全部分給會議，大部已種上。（周沛然）

代縣崔家莊群衆
變工開荒擴大耕地

仔細作務增產糧食

（代縣訊）三區生、劉全卯、邢德聖和中農崔且毛四人，變工挖稻畦，即自動入股，共同領導，在半月中除供給附近村鎮時世土地全部按種上。羣衆一致說：「這樣解決了工人的作務，也不少打糧。」他們的資本困難，工人李有貴說：「有了底墊就不怕，保證常有工做，生活就能闊好了。」（周沛然）

陽縣衛家峪土改後
農民增修水地數十畝

開小塊荒百餘畝家家種山藥

（新華社呂梁訊）陽縣衛家峪翻身農民積極增修水地，開墾村周小塊荒地種山藥。該村過去水地很少，且大都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中農只有少數水地及能用吊桿澆的坪地。閻錫統治期間負担重差務多，好地荒了不少，根本談不到修水道。今年經過平分土地，每家都得到一畝來水地，爲了多種夏田及菜蔬，貧佃農小組提出修水渠，獲得大家同意後。共費工一百五十個，即將兩條水渠修成，使二十畝旱地及二十畝吊桿水地變成自流水地。此外，羣衆又分頭在村周圍找小塊荒地開墾種山藥蛋。貧農劉德海去年開荒三畝種山藥，收了二十担（合一千二百斤），全家五口人吃了一冬，頂了大事，如今還有二担。他說：「要是沒有山藥蛋，今年早餓起了。」他今年又開荒二畝，連去年開過的共種了五畝。劉同道開了七八塊小荒地（約合二畝），中農衛自隆開了四畝；富農衛貴萬家也開過四畝山藥地。現村周圍的小塊荒地已都開完。就計全村已下種山藥五班，按塊地多少用人工和工具，輪流修渠。自四月五日到二十日，第一次輪工已完，夏田已澆過。現正加緊澆地，播種秋田。鎮城底村水渠去年只能澆二百七十畝地，今年增修水渠時，與陽曲鎮、營村廟岔增修一段，上下連成一起，計劃四天完成，可多澆地一百四十畝。河南、水峪灣及陽曲河口鎮等四村也聯合修一渠，長五里，能澆四百畝地。此外，程修馬蘭灘、灘子上兩渠，經民主討論訂出合理辦法，選出貧農邢大葦、中農劉三河爲領導人，下分五班，按塊地多少用人工和工具，預計可澆地四百畝。（汪洋）

交七區沿汾河村莊
增修水渠擴大水田

麼條花可頂渡荒食品

培芳

麼條在山林畔上或山林裏都有，是燒火的好柴，砍下濕的也能燒。現在正在開着黃色的長花，花可以吃。可以動員小孩婦女們採下，吃時用開水燙過（放進去煮一下即撈出），放上鹽可以當菜吃，味淡，比苦菜還好吃；也可以拌上麵蒸熟吃，或煮熟調的吃都可，吃一碗比喝兩碗稀飯耐飽。

朔縣城關群衆
積極開荒

（朔縣訊）城關都參加開荒，連張均開三分荒地。現城關羣衆有五十三戶參加開荒，已開下一百七十五畝多，蔣好荒地全部已種上。（周沛然）

懷仁縣市面日益繁榮
手工業作坊在發展

（新華社綏蒙電）懷仁市面日趨繁榮。該市在關稅重稅苛捐壓榨下，今春商號都關了門。自三月下旬該城爲我收復後，民主政府即召開商人會議，宣傳保護工商業政策。不及一週，即有攤販商號五六十家開始營業。市面日形繁榮。據五月一日統計：全市已有商號六十多家，攤販一百多家。五家裁縫補的生意特別興隆，八家磨房成夜在磨麵。城關劉英、李枝等幾家鐵爐，最近已動工，供給農具。在我輕稅及貿易自由政策影響下，不少客商遠道而來，挑發生意甚好，如東關懷仁客貨棧在五月一日即做本幣三千萬元的生意。

離石縣府縣農會
組織推廣熬硝

（離石訊）離石縣農會、縣政府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各村農會主任及會熬硝的羣衆座談開展熬硝工作。會上，東關周守珍介紹了東關開展熬硝的經過說：「我們起初不相信熬硝有利，又怕學不會，後來到工業部硝廠看了幾回，覺得不難學，留心看，幾回就學會了。回來後，我和申元有二人熬硝六天，每人賺了七十萬元，能買米一斗半，補助了口糧和零星開支。以後慢慢的發展到二十人，安起了五口硝鍋，平均每日能熬四五十斤，我們起初還吃的，現在都有了吃的。」接着李國義說：「熬硝很好學，只要硝土成分好，一百斤土能熬二斤硝，以前因硝酸渣缺，就攪的人不能多熬，現在試驗出柴灰能代替硝酸渣，就能經常熬，利更大。」陝西工人何世忠說：「你們那村願學熬硝，打發人來學吧！不用你們帶吃的，還給雇工錢，有三四天功夫保證學會。」各村農會主任聽了，對發動羣衆熬硝信心很高。座談後，到東關參觀熬硝，一個院中有三家熬硝的，張永桂的母親正在熬硝，告他們說：「我兒掃硝還種地，我熬，兒越婦打水濾硝，從今年正月熬到現在，兩月的功夫，一個小火盆做，消的熬出一百五十斤硝，除去燈油柴炭一切開支，能吃米七斗多，全家三口人，要不是熬硝過活，恐怕就餓死了。」這一介紹，更激發了大家的信心，又到大街小巷把硝土認了一遍。參觀完後，最後討論出今後發展熬硝的幾個具體辦法：（一）有重點的由點推廣到面，先開展沿大道村鎮，然後擴大到可能熬硝的村莊，決定先從大武鎮、東西相王等十四個村鎮作起，縣農會指定專人負責領導，區上定期檢查，對自己積極熬硝並熱心教人熬硝的政府給予獎勵。（二）學會熬硝的人，去不會熬硝的村莊發動熬硝。周守珍說：「我們關憂已有二十人學會熬硝，有人願出村去熬，並教各村羣衆。」（三）熬硝需用柴灰很多，決定發動羣衆將柴灰賣給熬硝地點，另外發動兒童拾柴，不只當柴燒，而且柴灰能賣錢。會後東關有申元有、李國義等十人已分到各村去熬，一方面自己生產，個開展荒口糧，一面教當地羣衆。（王德正）

關於煤窰管理委員會問題

——讀朔縣煤窰工人代表大會決議後的意見——

昨天本報二版刊登的「朔縣煤窰工人代表大會決議」，對於恢復與發展煤窰生產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的討論與決議，值得各地參考。但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該工人代表大會沒有討論和作出決議。這就是關於工會和廠方協同組織管理委員會的問題。在會綏邊區行政公署頒佈的「恢復與發展煤業生產辦法」中的第二十一條規定：「凡規模較大的煤窰，可由廠方工會協同組織煤窰管理委員會，吸收工程師、技士及有經驗的職員參加，經常討論有關生產及勞資關係等問題」，這一條我們覺得非常重要，這應看做是新民主主義工廠經營的一個特點。趙玉起這樣的組織，就可以保證隨時溝通工人與廠方雙方對有關問題的意見，加強與鞏固了工人與廠方的密切合作；同時可以發揮與集中工人、工程師、技士及有經驗的職員，對生產與管理生產的知識，並提高工人的高度勞動熱忱及其在生產中的創造性。這個委員會，是貫徹與保證「發展生產，與勞資兩利」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之一，應認眞的建立與健全起來，並很好的運用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在東北我軍四面包圍中
瀋陽蔣匪日暮途窮
市民希望我軍早日進城解救他們

（新華社東北十五日電）在解放軍四面包圍中的瀋陽蔣匪，已日暮途窮。過去兇暴無比的蔣匪東北各省流亡「接收大員」，都感到火燎眉毛，大勢已去，攜帶其家屬紛紛南逃。蔣匪爪牙爲爭購飛機票，爭吵不休，黑市飛機票價不久前尚爲蔣幣三千萬，現在起碼要五根金條（折合蔣幣三十億以上）。

特務恐怖籠罩整個瀋陽。法西斯的「警管區制」已在瀋市實施，所謂警察，都是受過「技術訓練」的特務，他們可以隨時檢查住戶，大北門路東志成銀行總經理霍天兒即，加以民盟盟員頭衝而逮捕。東北大學最近被開除的八十六名學生，有的已失踪，有的受監視，在校學生愛說話的被目爲「左傾」，不愛說話的，特務又說是「時局逼迫激動過」，你難道沒有知覺？一也有隨時被迫害的危險。蔣匪濫發流通券，榨取人民血汗，造成了物價不斷上漲，高粱米由蔣幣四萬一千元一斤，一直漲到最近的十五萬元以上。在蔣匪苛雜壓迫及官僚資本的兼併壓迫下，工商業破產倒閉，蔣匪瀋市社會局工商科統計，供認全市工廠商號年前申請登記歇業的已達百分之二十，至今年三月底，據瀋市商會理事長余恩洪透露，已倒閉及半倒閉者更達百分之四十，被解雇失業工人店員達十五萬餘名。蔣匪機關員工普遍陷於飢餓絕境，匪瀋陽市政府及中長鐵路已三個月未發薪，杜匪李明所辦「中正大學」全體學生已四次斷炊，其他學校學生生活更苦，市內中學大多數被迫停辦，住瀋蔣匪傷兵「瀋陽市有五十萬人以上，每日連豆餅豆腐渣都吃不上。」曾在蔣匪兵工廠內做工的五十多歲的工人王某活活餓死，臨死時，還攥住門邊，大東溝門以及市內各區，已相繼發生飢民搶米事件。「我要寫寫窩窩吃。」饑餓的石炭液化工廠工人李鳳翔，因無法生活，先勒死三個孩子，隨與其妻服砒霜自殺。類此慘劇，不勝枚舉。瀋市人民已被迫而進行「反飢餓鬥爭」，西北邊門、外東邊門、大東溝門以及市內各區，已相繼發生飢民搶米風潮，蔣匪窮兇極惡的逮捕和屠殺，益根怒衆。瀋市人民利用蔣匪內部矛盾，加以民盟盟員頭衝而逮捕。東北大學最近被開除的八十六名學生，有的已失踪，有的受監視，在校學生愛說話的被目爲「左傾」，不愛說話的，特務又說是「時局逼迫激動過」，你難道沒有知覺？一也有隨時被迫害的危險。蔣匪濫發流通券，榨取人民血汗，造成了物價不斷上漲，高粱米由蔣幣四萬一千元一斤，一直漲到最近的十五萬元以上。在蔣匪苛雜壓迫及官僚資本的兼併壓迫下，工商業破產倒閉，蔣匪瀋市社會局工商科統計，供認全市工廠商號年前申請登記歇業的已達百分之二十，至今年三月底，據瀋市商會理事長余恩洪透露，已倒閉及半倒閉者更達百分之四十，被解雇失業工人店員達十五萬餘名。蔣匪機關員工普遍陷於飢餓絕境，匪瀋陽市政府及中長鐵路已三個月未發薪，杜匪李明所辦「中正大學」全體學生已四次斷炊，其他學校學生生活更苦，市內中學大多數被迫停辦，住瀋蔣匪傷兵「瀋陽市有五十萬人以上，每日連豆餅豆腐渣都吃不上。」曾在蔣匪兵工廠做工的五十多歲的工人王某活活餓死，臨死時，還攥住門邊，

一個猪倌的故事

伏羅希洛夫農莊　彼里弁柯作　梁天譯

一九三二年我參加了集體農莊。那時很年青，當然，就是現在，我也不想列名在老婆子堆裏，因爲才三十七歲哩。不過，那時正是個姑娘，所以顯得更加活潑了。我做過很多種工作：耕地、播種、割草等。因爲我的勞動日數總是比旁人來得多，所以年年受賽獎，被舉爲旁人的模範。在某一次集會上，因我比男子割了更多數量的草而被大家抬起來向空中拋了一番。那個鬥笑話動不用說了。笑話是笑話，衷心却湧出一種自豪的感覺。站在人家的前面總永遠是件快意的事啊！

那正是斯達哈諾夫的功績傳佈全國的日子。我在報紙上讀到了這些消息後，興奮得三天沒靜住神。最後下了決心：「倘若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像斯達哈諾夫一樣，我就不姓我的姓了。」當時工作是割草，在草上考慮一番，計算一會兒，等到一掄起了鐮刀，我咬緊牙關非把預定的數量趕出來，決不停歇。這樣就建立了新記錄。應當三天割完的草，在一天內就割淨了。是啊，從戰前的生活裏可以憶起很多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這裏要談的却是現在的，戰後的生活。我們的村子被德寇破壞的很厲害：他們趕走了牲畜，燬毀了房屋。還記得初回莊時，它變得使我認不出來，看了眞是心痛欲裂啊！然而又沒有多大工夫去悲慟和嘆息。土地是不會等待我的，你若不準時把它耕開撒上種，就甚麼也不能生長出來。

我們即刻着手收集財產，拯救親愛的農莊的生命。我們不分晝夜地工作着，那時候我們有過多少的休息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恐怕連續睡數小時覺的情形從未有過的。偶爾在風車上或在滿載着建築器材的汽車上打了一個盹，權當做是休息了。可是眼看着灰燼殘瓦上堅立起了一座座的新住宅、新農莊事務所和畜舍等，這又該多麼高興啊！

在某次大會上，我們檢討了關於晚牧畜的一些問題。結果發現了收猪場的實力最微弱最虛弱。這時，農會主席發言了：「我建議請安娜·彼里弁柯接任新工作，讓她去看管猪羣吧。一莊員們，你們可知道，我的心好像擂動了位置似的，搖動着，忍耐着。這個工作對我是生疏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該說了：「還會經參加過斯達哈諾夫運動呢！怎麼這次却躲到棚裏裏面去了！」喂皮也沒翻一下，我就答應了。左思右想：怎樣進行工作呢？好容易等到了散會，我立刻去見主席。

「走，」我說，「你領着我到牧場去看看！」

「你做甚麼了你得了什麼病了麼？深更半夜到院子去……」

總而言之，他勸止了我到明天早晨去。

「嗯，那麼你借給我幾本關於養猪的參考書吧。」

我說。他拿給了我幾本書。我急忙帶回去，一直讀到天明。當然沒來得及讀完它。但是我理解了在牧場裏比起書上來有着很多的缺點。關於這點，大家在會上也談過，以後我當場一看，全部被證實了。我首先着手修繕和裝置房舍。墻上的裂縫用泥塗上，污土也搬出去了。起初我被一些人取笑着：

「彼里弁柯，你大概是想教猪搞着文化生活吧？」

「甚麼？」我回答：「難道文化不好麼？」

「並不是說不好。不過猪終究是猪呀……」

這些話使我難過。我想：「你們根本就不明白猪是什麼東西。肥猪肉誰都愛吃，可是對猪的必要照顧却做的不夠。等我把猪變得美置時，你們見了就該吃驚了。」

所有的猪都瘦小得可憐。我問明白了以前的飼實法。飯的不少，怎麼效果不大呢？書本給我指出了其中的簡單理由：未能遵行飼實法。此後我開始給定量的飼料：把糠穀、麩子、麥漿子摻和在一起餵，或者把糠秕蒸了後再喂，這也是從書本上學來的。

兩星期後，我的猪變了樣。肥胖得開滾滾的，又活潑又痛快。

我們準備妥了飼料和猪窩等一切，就等着母猪下胎了，有一天我到豬場上一看，產了滿滿的一窩子。按照我的計算，還有兩天期限，不會想到今天就出世了。我的計算錯了。這件事我永遠也忘不掉。幸虧事情很順利，小豬一隻也沒糟蹋。我見了便不禁拍手大叫道：「噯噯！眞好看！急忙跑上前去。那想到母猪生了氣，牙齒咬着牙想咬我。

有一次，我看見一隻小豬在圍外亂叫。我當它是自己跑出來的，就捉住送回它母親跟前，豈知它母親往外攆它，最後竟張開齊咬起它的兒子來。我無奈紙好再把它拿出來。「母親不管它了，怎麼辦呢？」我心想着。以後我才聽人說，猪的母子間時常發生這樣的事。

我決定親自來撫養它。把煮開的牛奶用橡皮乳頭給我的收養子吃。過了不多日子，事情上了軌道，我滿以爲以後不用費力就可以把它養大了。那裏想到不幾天後小猪忽然病倒了。它低着頭，牛奶也不想喝。最後連站也站不起身了。我急着跑到雞棚雞湿柯同志那兒去，大吵大哭起來。

「我的小猪要死了！」

「我也沒辦法，我獃醫去吧！……」

得了獃醫的帮助，我終於把小豬養大了。莊員們一直到今天想起我當時哭豬的情形，還覺得好笑。可是我今天仍如此。別說是母猪，就連這小小的小猪，萬一出了一點毛病，我就像自己遇了災難似的急得坐立不安，非等恢復了原狀才能放下心。沒有愛情，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況且是個動物，它懂得很多，研究的不會說話罷了。這裏還有信用關係，——莊民們既然信賴了我，我怎麼能夠辜負他們呢？

現在我飼養着二十二隻猪。跑到我們牧場去參觀一下，難就會親眼看到它們的狀況。這些豬簡直可以送到展覽會上去。關於今後的繁殖問題，我還想爭取斯大林獎金——向留斯果瓦同志看齊。我決定要在一九四七年內達到每隻母猪最低限度能生產二十隻小豬。以後我們瞧吧……農莊的稱號固然不充當我們的稱號吧……農莊的稱號固然不充當我們的稱號吧……農莊的稱號固然不充當我們的稱號